



小康行

梁文武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那时候的中国百废待兴。幸运的是,我6岁那年,离老家几里路的地方有了一所小学。我作为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光荣入校。

家到学校的路很崎岖,隔着两座不高不矮的山。没上学的我常常穿爸爸的旧鞋,尽管是趿趿拉拉,完全不合脚,只要还能修修补补,就绝不丢弃。知道我能上学了,妈妈挤出伙食费给我买了一双新布鞋,最便宜的那种。

我像捡到了什么宝贝般高兴。第一天上学,双手提着新鞋,光着脚丫往学校跑,我想,有这样一个好东西,值得在同学们面前好好炫耀炫耀。出门前,妈妈说,新鞋啊!好好爱惜,破了可就难补了,不像脚上的肉,掉了一块,还可以再长。这样,当我像余华小说《活着》中的那个有庆一样,提着新鞋,光脚走到学校时,细皮嫩肉的小脚已经被山上的刺与石头磕得血肉模糊。可是我很高兴,我没有迟到,我是班里最先到的学生。我站在教室门口,提着鞋在老师面前一亮:老师,学生梁文武向您报到。老师浅笑一笑,看看我的鞋,又看看我的脚,眉头稍稍一皱,嘴角一扬,眼睛像冬天里的火闪着温暖的光。文武同学第一个到,该表扬,你坐中间那个靠前的位置,爱学习的人,我们欢迎!

不知道在学校的第一天是如何度过的,只是还记得,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刚睡下,又爬起来,睡下,又爬起来,怎么也无法入睡。最后决定,在书桌旁看那些新书。这样,家里的那个大灯泡亮了整整一个晚上,惹得妈妈第二天狠狠揪了揪我的耳朵,说我浪费电。我却嘻嘻作笑,感觉不到疼。但是,我上学时,基本还是赤脚走山路,哪怕冬天,脚肿成了大萝卜。鞋只有在参加学校的重大活动或者走亲戚时才穿。

妈妈说,孩子,好好读书,等将来有了钱,买富贵人家那样的车。年少的我知道,那是我家的一个梦。能否成真,很难说。

好在中国渐渐发展起来了,我们全家都进了城。爸妈成了工人,我也和弟弟上了城里的学校。

学校照样离我们家很远,有十多里路。天没亮,就要揉着惺忪的眼睛,往学校紧赶慢赶,看着那些没了自行车的同学,从他们映入眼帘到他们消失在视野里,我俩用眼巴巴来形容远不够。甚至,我和弟弟对爸妈说,我们宁肯不吃饭,也想买辆同学们那样的自行车,两人轮着骑,或骑一个搭一个。爸妈的脸都有些沉,脸都起了皱,转过脸去,擦拭着什么。等他们转过身来,眼睛里像有块红色的布,红得耀眼。

这要靠你们自己!妈妈说,你们都是男子汉!好一个靠自己!我们咬了咬牙,脸紧绷着,像一个已经拉长到极限的弹簧,很奇怪,我们并没有哭,但是,这句话却深深刻在了我们心里。

爸爸说,现在买自行车要摸陀子,运气好摸着了,然后再拿钱买,单位里每个职工都要辆车,但是,国家生产不了那么多,而且,爸妈也没有富余的钱,交学费都要东借西凑。所以,爸妈也没办法,还是你们的妈妈讲得对,靠自己吧!

要说爸妈没有富余的钱,我不信,因为我发现,爸爸每次发工资都要去邮局,我感到很奇怪,那时邮局不是存钱的地方啊,要去也得去银行。去邮局前,爸爸都要和妈妈嘀咕一阵,看见我们又默不作声,左右旁顾。后来才知道,爸爸那是在接济比我们更穷的亲戚们。

爸爸50岁那年,因为长期辛勤劳作,患了严重的腰肌劳损和椎间盘突出,一直敬业的他连去单位上班都很困难。我已经临近高考,弟弟更是要考重点高中,爸爸说,就是死也要去上班,要不对不起那些工资。我和弟弟就轮流背他,早上是我,晚上是弟弟,中午爸就在单位,从没请过假。那一百来斤的躯体铁一样压在我们稚嫩的脊背上,我们呼呼地喘着粗气,像一头垂暮之牛在田里拼尽力气。我的脸浸在了汗水里,背上的爸爸也死死地箍住我的脖子。爸爸说,难为你们两个孩子了。难为吗?父亲和孩子,不存在难为的。爸爸,以后我们两个儿子要每人买辆私家车,您和妈妈想去哪就去哪!弟弟说。

老天有眼,我们两兄弟成绩优秀,双双考上了好大学。参加工作后,各自成了家,也都有了私家车。但是,过去的一些往事会时不时在我们脑海里闪,于是回家常常调侃年逾古稀的爸爸,问他当年去邮局是不是有事骗了妈妈,或是在外面金屋藏娇?于是,老态龙钟的爸爸佝偻着背低头“吃吃”地笑,白胡子一颤一颤的,抖个不停。他看了看妈妈,两人一阵仰天长笑,笑声像一支利箭穿向了过去那些捉襟见肘的日子。

去年,爸爸妈妈要我和弟弟开上私家车和他们一起回老家。一家四口又来到了过去的老屋,眼前的老屋和我曾就读的学校只有咫尺之遥,那两座山成了一条柏油马路,闪着黑黝黝的光。马路旁立着一块石碑,是修路投资者的名字。碑上显眼处,我们四个家庭成员的名字熠熠发光,像黑夜里给行人指路的星。

吕可夫

天干地支组合,十二生肖轮回,六十春秋,一轮甲子。

从公元2022年2月4日立春起,时光又进入了中国夏历壬寅虎年。

虎为十二生肖之一,排行第三,称为寅。生肖纪年历史久远,相传始于公元前六世纪。民间一直流传这样的故事:当年佛陀召集群兽大会,规定最早到的十二兽将分别作为十二个年号。大会当天,老鼠得到最早,所以纪年中排行最先。其后依次是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用十二生肖纪年,我国应该至少在南北朝时就开始了。据《北史·宇文护传》载,宇文护之母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说:“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可见当时民间已有十二生肖纪年的用法了。

中国夏历纪年用的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除龙为虚拟动物外,其余都是实有动物,各有各的象征,各有各的寓意。

虎乃山林百兽之王,是能量、活力、勇猛、正义、威严和权势的象征,因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虎崇拜。

中国虎崇拜源自楚文化中的图腾崇拜。自古以来,虎一直是汉民族与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图腾。据考证,虎的形象在古羌戎族也有出现,但在我国西南地区最为流行。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兽面和殷商青铜器上的兽面,都与虎的形象相似。我国的彝族、白族、布依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一直将虎视为其祖先。

汉代人视为神。传说白虎是五百年才能变白的神物,是镇邪之兽,仙人也往往乘虎升天。故自汉代以来,虎一直是民间喜爱的神兽。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与发展,崇虎的文化意识,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观念。

作为纪年生肖,虎的第一层象征意义是威严和权势。

西方的百兽之王是狮,而中国的百兽之王却是虎。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虎看成是一种神秘且不可侵犯的庞然大物,对于虎十分畏惧。“谈虎色变”这个成语,就是以往佐证。

虎额前上的花纹,极似汉字的“王”。事实上,“王”这个汉字,的确是因虎额花纹而来。虎乃森林之王,因此古人巧妙地以它额前上的花纹作为汉字,意即最高统治者,象征着威严和权势。

正因为虎是威严与权势的象征,有凛然不可侵犯的王者气势,不可得罪,也惹不起,于是才有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老虎胡须谁敢捋”“虎口拔牙十分险”“老虎未吃人,样子吓煞人”“虎口脱险”“虎口余生”等一系列的民谚和成语。

虎的第二层象征意义是威猛和勇敢。

由于虎的形象威风凛凛,自古以来就被用于象征军队和军人的威猛与勇敢,如虎贲、虎贲、虎将、虎门、虎帐、虎臣、虎士、虎威、虎步等。古代调兵遣将的兵符,也被镌刻成虎形,称为“虎符”。“虎狼之师”,就用来比

汉诗新韵

守望

阿敬

孩子像风一样
跑过来又蹲过去
比红蜻蜓还顽皮
比花蝴蝶还轻盈
绕着竹篱,顺着田埂,沿着弯弯的小溪……
像一茬又一茬庄稼
眷恋着这片土地
他们小小的寂寞与委屈
总逃不过父母的眼睛
因为 爱是深埋的根系

可是 一季又一季
庄稼们都坐着箩筐回家了
红蜻蜓还在款款地飞
花蝴蝶依旧舞得轻盈
追风的孩子啊
却成了一只羽翼丰满的候鸟
只能在除夕
朝着家的方向
急急匆匆地迁徙

有谁知道
父母的心 丢在了哪里
又是从什么时候起
在浓得化不开的牵念里
他们默默守望成了故乡田间
那双永无怨悔的稻草人



喻军队如狼似虎,状其强大、威猛与残忍。虎贲即猛士,“贲”同“奔”义,意思是像虎一样勇猛迅疾。

虎的第三层象征意义是祈福和避邪。

我国的古代传说中,人们相信虎是极有力量、极有能量的动物,浑身有一股正义勇猛之气,能驱除家庭的三大灾难,即火灾、失窃和邪恶。因此,我国的风俗习惯中,虎的绘画经常被悬挂在正堂,并正对着大门,以使恶魔因害怕而不敢进入;婴儿出生后,许多父母给其头戴虎头帽、足穿虎头鞋,用以驱邪避秽;人们睡虎头枕、饮虎骨酒,以使身体更加强健壮硕;每逢虎年,许多儿童额上都要写上红色的“王”字,以增强他们的精力与活力。

中国人最爱吉物,于是虎符、虎形旗就成了军队震慑敌手之物,虎头铡就成了官府镇压邪恶之器,而老百姓则用虎画、虎脸、虎门神等祈福避邪。算下来,这个习俗应该已经流传了几千年。

虎除了因纪年生肖被人们赋予了多重象征和寓意,寄托了对于人生的追求、憧憬、向往和寄托之外,还因其外形与内在的特征,深深地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形成了深厚的虎文化。中国历史上关于虎的故事很多,比如:狐假虎威、三人成虎、为虎作伥、卞庄子刺虎、武松打虎等等,流传非常广泛,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含虎的成语、谚语、俗语、俚语,更是汗牛充栋,成百上千,蕴含了深刻的生活认知和人生哲理,给人以各种各样的感悟和启迪。比如:虎口拔牙,比喻做十分危险的事情;虎视眈眈,形容心怀不善,伺机攫取;画虎画皮难画骨,比喻认识一个人容易,了解一个人的内心却很难;画虎类犬,比喻模仿不到家,反而不伦不类,等等,不一而足。

每逢虎年到来,围绕虎做文章而创作的春联更是层出不穷,异彩纷呈。比如:虎步新翻春日历,鹊声早闹福人家;虎携福气开新步,燕剪春风归旧梁;红联染得春风早,金虎携来福气多;绿染山川,虎毫早蘸春风墨,红书希望,燕剪剪裁福字宣;福气盈门,去年已得健牛仔,春风眷我,今岁再添美虎妞,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嵌含虎字的春联,紧扣时代,广接地气,文辞隽永,雅俗共赏,为新年增添了不同一般的喜庆、欢乐气氛,为人们带来了浓浓的年味,提升了春节的文化品位。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反腐倡廉的不断深入,人们听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打老虎”。人们把贪腐之徒比喻为虎,既表达了对贪腐行径的强烈厌恶与痛恨,也深刻说明了反腐败治贪之不易。然而,邪不压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管贪腐之徒多么贪婪,多么凶恶,多么难以对付,最后都在反腐利剑之下俯首就擒,落下来。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绝不可能与虎谋皮,更不可能养虎遗患,尤不可能纵虎出柙,而敢于深入虎穴,虎面拔须,虎口拔牙,伏虎镇恶,从而打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朗朗乾坤。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虎啸激越,虎步铿锵,春天的脚步近了,新的虎年又到了,让我们如虎添翼,虎虎生风,再接再厉,追求梦想,迎接一个更加美好的春天。



《大风起兮云飞扬》王憨山 1997年画

鲁建文

在澳洲过春节,却正值夏季,不单没有中国那种家家户户贴对联、放鞭炮、熏腊肉、打年糕的景象,就连“北风吹,雪花飘,年来到”那种大氛围也见不到,我一直觉得,是一点年味也没有。

今年,老伴提出自熏腊肉来寻找年味,一下将我的记忆拉回了小时候跟着母亲做腊肉的岁月。那时家里每年都得杀过年猪,开边后,母亲就会挑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一条条的,并在一头用刀开个小孔。每当这时,我们兄妹就被作为小帮手,用小麻绳将肉穿起来,把它们挂在树杈上。母亲是熏腊肉的老手。她先是将猪肉放在热锅里抹盐,接着放入陶缸内腌制,然后趁天气好拿出来晒干,最后便是进火炉房。母亲熏腊肉,采用的不是用大铁锅或废铁桶闭着熏的方法,而是把它们敞挂在火炉房里,靠家里人烧柴取暖时产生的热烟慢慢来熏炕。这样时间无疑要得长,没有一两个月,干肉是无法变成腊肉的。但这正如陈酿一样,有时间的成全,味道确实更香浓。每年的寒假,雨雪霏霏,北风呼啸,一家人便开始围炉取暖,火炉房里挂得满满的,一股浓浓的腊肉香味扑鼻而来,贴窗的报纸被风吹打得不停哗啦啦作响。这时一种快要过年了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心里暗暗地高兴起来。这就是心中的年味啊!

在澳洲熏腊肉自然不是件易事,首先就是原料难找。当然并非澳洲没有猪肉,而是这里的猪肉不适合熏制腊肉。腊肉好吃,就在那一层透明如黄色玛瑙的肥肉,油而不腻,回味无穷。我吃腊肉,就最爱挑选肥肉,就连紧挨着肥肉上的那层皮,我也特别喜欢。它滑滑的,脆脆的,很是爽口。如果腊肉只是瘦的,就是熏制得再好,也都难有完整的味道。澳洲人养的都是瘦肉猪,肥肉只有小指头宽,简直就是一层皮包着瘦肉。而且,澳洲人养猪与中国人不,都是放养,在生长过程中也不阉割,让它们自然生长。宰杀时,大都不放血。从超市买回的鲜肉,往往都带着鲜红的血水,吃起来膻味很重。用这样的猪肉熏出来的腊肉,尽管烟香浓烈,也是吃不出正宗的腊肉味的。幸亏邻居老张有经验,他来澳洲十多年了,告诉我到华人区的华人开的肉店去采购。在那里,我果真发现有按中国习惯生产和宰杀的猪肉,而且还能买到了猪肝、猪肚、猪肠、猪舌这些猪下水,一下便让我把做腊味的各种原料都找到了。

不过,最难的还是没有熏制设备。在澳洲,无疑不会有火炉房,也找不到大铁锅、废油桶之类。正在我束手无策之际,女儿望着后院平台上的oevn笑了,说:“有了,就用oevn,洋为中用。”她还告诉我,在超市里,还有做烧烤时生烟的小木块买,使用方便,烟浓味香,可以拿来做熏料。所谓oevn就是烧烤炉。澳洲人大都保留着从欧洲带过来的爱吃烧烤的习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烧烤炉。节假日,遇上亲朋好友来了,就打开烧烤炉来做烧烤,再搬来一箱啤酒,大家在院子里一边吃着烧烤,一边聊天。这大概就是他们感到最惬意的时刻。烧烤炉就像是一个横卧的大油桶,下面由四条腿支撑着。里面分为三层,最底层是燃气炉,熏料就可以放在这里;中层是铸铁网状隔断,可以用来放置要熏的干肉;最上一层是烤炉罩,这正如熏肉所需要的闭烟装置。这真是绝了!拿它来当熏制工具,这不与老家用废油桶来熏肉完全一样吗?属真正的封闭式的熏炕,省时省力。

做好所有的准备之后,我按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方法,烙皮、抹盐、腌制、日晒、熏炕,每一道工序都细心做好。在澳洲熏腊肉,好处就在好晒肉。记得母亲过去做腊肉时,经常为没有好天气发愁。这里不同,晴多雨少,几乎天天都是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且日照时间长。我把防蝇装置准备好后,只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就可拿来熏炕了。熏炕是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需用心的工序。特别是,用oevn来熏肉,这还是第一次,更得当心。我小心翼翼地把握着火候,让它既不起明火,也不熄灭,烟雾缭绕不断,慢慢地小时候那种腊香味便冒出来了,进而弥漫在整个院子里。它穿过门缝窗隙进入房屋内,老伴闻到了,女儿女婿闻到了,孙子们也闻到了。老伴赶紧跑到后院,眉飞色舞地说:“找到了!找到了!这就是我渴望的味道。”是啊!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年味。尽管还不是那么的醇正,也不是那么的丰富,但作为身处异国他乡的我们,有这样一种,就已经感到足矣。

过小年的那天,我特地做了几个中国传统菜,自然少不了蒸腊肉,一家人吃得其乐融融。有意思的是,出生在澳洲的两个孙儿把腊肉叫作bacom,说中国的bacom比澳洲的bacom好吃。我连忙告诉他们:“这不是bacom,是中国的腊肉。过年熏腊肉、吃腊肉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我们是中国人,是不能把中国人的传统都丢了。”两个孙儿,点着头应诺。

在澳洲寻找年味